

## 第十二章 心戰後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明之前盡是黑暗，火堆劈啪作響，偶有幾粒火星躍出劃出一道須臾即逝的紅痕，這些紅痕映在海棠的眼眸裏，顯得格外怪異。

她站起身來，看著範閑，輕聲說道：“你究竟想做什麼？”或者說，在這三天時間裏，範閑究竟做了什麼。

“我什麼都沒有做。”範閑背對著她，背影顯得格外挺直，“我隻是要留你三天。”

海棠的眼瞳微縮，自己被範閑騙出來三天，而王庭處的高手，也跟隨單於速必達，在自己二人的身後跟了三天，的確，範閑不需要親自做些什麼，但王庭那裏一定出了問題。

這位女子是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，靜靜地看了範閑一眼，轉身向著部落方後走去，腳步不見得如何急迫，但速度極快，就像是草原中的精靈，須臾間掠出三丈。

“你回去也來不及了。”範閑轉過身來，靜靜地看著她，“你和北齊皇帝騙了我一次，陰了我幾道，王庭內的那些中原人，都是北齊人，你卻依然在騙我...這些人在王庭做事，對於我大慶來說，是很危險的人物，我必須除掉他們。”

海棠停住了腳步，知道範閑說的是真的，如果這三天之內，王庭處有何異變，即便自己這時再趕回去也來不及了：“月牙海防禦極嚴，你既然沒有親自動手，動手的是誰？”

不等範閑回答，一個陰寒至極的形象。滲進了她地心裏，她沒有忘記，監察院有一位天下第一刺客。單於不在王庭，高手盡出，那位刺客動手，誰能抵擋。監察院的影子，出手從來不會落空。

不論是海棠還是單於能夠留在王庭，隻怕都不會給影子任何出手的機會。一念及此，海棠終於明白了範閑為什麼現出蹤跡。誘自己來尋他，誘著單於跟著自己二人。

“你地心果然越來越堅硬了。”她回轉身，看著範閑，並不如何憤怒，隻是帶著一份落寞。“這個世上還有誰是你不肯利用的嗎？”

範閑利用了海棠，但心內並沒有什麼歉疚之意。雙方此時本就站在敵對的立場。

“我不是一個無情之人。”範閑看著數丈之外的她。幽幽說道，然後雙臂一振，向著海棠撲了過去。體內的霸道真氣在一瞬間綻放到極致，震的夜空草原空氣一片混亂，如一道龍卷風般卷了過去。

海棠看著那個如天神一般迫近地男子。雙眼亮了起來，雙手從薄薄的皮袍內伸了出來，在自己地身旁畫了一個半圓，於電光火石間穩住了身體周遭的氣流變動。

前一刻還是情意綿綿，離愁別緒，下一刻卻是暴風驟起。範閑就像是月夜下的殺神，挾著身周所攜草渣火星，一拳擊出。拳風如雷。

海棠朵朵身形一晃，便在這陣暴風前消失，下一刻便出現在風眼之中的範閑麵前，並指為劍，斜斜刺出。像要挑落天穹中的月亮，灑脫至極地直刺範閑的咽喉。

...

月牙海映著天上地月亮，十分美麗。清清幽幽地。海子周圍的人們正在沉睡，隻有早起的婢女們開始往海子裏行去，準備開始盛水，給那些王公貴族們洗漱。

一位婢女看著那個佝僂著身體地啞巴仆人，笑了笑，從懷裏掏出來塊胡餅遞了過去。這位啞巴仆人是四個月前被大當戶從草原上揀了回來，身體有些殘疾，但是力氣卻很大，用來做粗使活最方便不過了，隻不過因為這人不會說話，又是位奴隸，所以經常在王庭四周被那些年幼的貴族們欺負，看上去煞是可憐。

如果不是這些好心的胡女日日周濟一些，隻怕這個啞巴仆人根本活不了幾天。

啞巴仆入接過胡女遞來地胡餅，討好地笑了笑，喉嚨裏喃喃作響，似乎是要表達自己的謝意。胡女咯咯笑了幾聲，險些打破晨前的月牙海安寧。

啞巴仆入往月牙海後方的草甸處行去，每天天亮，他都要去揀羊糞，王庭處的人們早已經習慣了這一幕。

隻是今天，這位啞巴仆入走過了草甸，走過那些密集的羊糞，依舊著身子，卻根本沒有看這些羊糞一眼，平日裏，他一定會高興能夠碰到這麼多羊糞，但今天他不用高興了，因為他再也不用揀羊糞了。

走到一片長草之中，啞巴仆入動作遲緩地從懷中抽出一根鐵釵，戳進了泥土之中，右掌一振，隻聽得撲哧一聲，這根帶著血跡地鐵釵，竟被生生震入了泥土之下數尺之地，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跡！

啞巴仆入抵了抵發幹的嘴唇，閉著眼睛回思了一下行動的過程，確認沒有任何遺漏，這才重新抬步，依舊佝僂著身子，向著草原地深處緩慢地前行，不知要走到何時，才能走回中原。

月牙海四周一片平靜，沒有人查覺到一位啞巴仆入已經離開了他居住四個月的地方。王帳四周的守護看似森嚴，但實際上卻顯得有些死氣沉沉，尤其是那些被單於極為重視的中原人，那些負責與青州城、定州城聯絡的重要人物，所居住地帳篷，格外死寂。

魏無成身子迷軟，根本說不出話來，連手指頭也動了一下，但他的牙齒卻在不停地發抖，咯嗒咯嗒的響著，他看著身周地那些死人，感覺一股寒冷從內心深處泛了起來。

他負責王庭的帳目以及貿易，但他知道身周的這些同僚，都是來自大齊的厲害角色，如果沒有這些人幫助單於，這一年多時間內，草原上的勢力，根本不可能與慶國的鐵騎進行著拉鋸戰，還從中獲得了如此多的好處。

然而這些人都死了，就自己活了下來。

他想起先前的那一幕。恐懼浮上了心頭，讓他想要驚聲尖叫，但卻叫不出聲。

那個影子。那個

就這樣如幽靈一般製住了自己。然後輕鬆而緩慢地所有人，沒有讓任何人發出聲音，沒有讓任何人有絲毫反應。

魏無成不知道那個人是誰，不知道對方為什麼沒有殺死自己。聊天也能保住性命。是誰也想不到地好處。他隻是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恐懼，眼瞳緊張地縮著，覺得這片黑暗似乎永遠無法轉換成光明。

...

一指挑月。那指尖如此纖細。如此平凡，卻像是蘊含著天地間的光華，剎那間破風破意。挑到了範閑的喉嚨處，而此時他地拳頭卻已經擊空。擦著海棠的右肩，轟到了草地上，炸起一大團泥土草屑。

借天地之勢而行自然之事。沒有哪個流派比天一道更強大，此時月影漸沒。草原上視線模糊，但海棠的一滑步。一出手。竟像是能夠細微地察覺到草原上的每一縷風，每一粒草屑。清美至極地遁了過來。

範閑從這個姑娘家處學得了天一道地內門心法，但對於借勢一道地修行，卻遠遠不是海棠地對手。

他的眼睛眯了起來，左指一彈，一把小刀在他的指尖轉了兩圈，甩脫了鞘尖，寒芒頓現。一道斬月記，砍向了離自己咽喉數寸地翹立指尖。

以他二人地修為境界，不論是一指一動。隻要接觸到對方的身體。真氣借橋而入。便會重創對方。所以範閑要攔住那過於清淡，清淡地以至於抓不住痕跡的一指。

然而為了隱藏身份，他身上沒有帶袖弩，靴中沒有黑色地匕首，這把刀是從哪裏來的？

小小地刀芒將要斬到海棠的手指。在這一刻，似乎一切的動作都變得慢了下來，將這把小刀看得清清楚楚。正是先前海棠送給範閑家小公子的禮物！

海棠地眼瞳愈發地亮了起來，這一抹亮裏帶著一股說不清楚的味道，她地手指沒有縮回，沒有任何應對，依舊向著範閑地咽喉點了下去，就像是沒有看到這把刀。

範閑的心裏歎了口氣，左手微鬆，刀芒頓斂。

然而令人意想不到地是，他也沒有管海棠點向自己咽喉的這一指，而是直接向著海棠的胸口拍了下去。

範閑收刀，海棠收指，範閑下掌，海棠回護，很簡單的四個動作，但要做的如此幹淨利落，放棄的如此毫不拖泥帶水，大概這個世上，也隻有這兩位年輕人對敵之時，才會有如此奇妙的景象。

然而，範閑終究占了先手，他地一掌已經印到了海棠的胸口。

海棠眼睛越來越亮，回護的手掌根本沒有理會這一掌，而是手指輕輕一散，就像是這草原上隨著夜風飄浮地秋草，一根根搭上了範閑地手臂，禁錮住了他地右臂。

電光火石四瞬間，範閑與海棠朵朵各有一次殺死對方的機會，而這個機會甚至是對方刻意留出來的，但他們都不可能動手。

一字記之曰心，這是北海之畔二人初次相見，範閑用\*\*春詩動其心魄，海棠以清淡應之後，北齊南慶年輕一代兩位大人物，連綿數年的心戰的繼續。

看似動地是手，實際上動的卻是心。

海棠賭範閑斬向自己手指的一刀斬不下去，範閑棄刀。

範閑賭海棠點向自己咽喉地一指點不下去，海棠回指。

海棠賭範閑襲向自己胸口要害的一掌不忍吐勁，所以縛住了他的右臂。

都不舍得，何必動手？

...

範閑臉上帶著一抹怪異的笑容，看著身前的海棠，雖然二人明知道這番動手，到最後隻怕也隻能徒勞無功，但他依然動了手。

海棠搭住寸著的手指，嗤嗤吐著天一道精純真氣，阻住了範閑右臂的霸道真氣前衝，讓他印在自己胸口的那一掌，頓時沒了作用。

範閑依然動了手，沒有任何威脅，沒有任何真氣，在海棠的衣衫外動了動。

他手掌印著的地方很妙，很柔軟，很溫柔。

所以這一動很\*\*。

海棠很憤怒，心頭微亂。

範閑棄刀的左手。便在對方心頭微亂地剎那。悄無聲息地拂了上去，拂中了海棠地耳畔，小指尖輕輕一彈，一枚金針。紮進了海棠耳下的穴道。

他要把海棠綁回中原，他要讓苦荷設下的局，不再苦熬這位可憐姑娘的心神，所以他冥思苦想。不惜冒險。也要擒下對方。

正是這一針

一代天嬌。北齊聖女海棠朵朵終於敗了，敗在了這片安靜地草原上，敗給了範閑。

慶曆四年。海棠朵朵出山以來。大小數十戰，未嚐一敗，聲名之盛。一時無二，直到後來慶國出現了一位詩仙。一位年輕高手。從那時起，世間的人們便很熱切地討論著，如果海棠朵朵遇見了範閑。究竟誰會獲勝？

在北海之畔，海棠第一次遇到範閑。那時的範閑根本不是海棠的對方，隻是憑借著五竹叔親授地身法。勉強躲避著。憑著毒針毒煙，在草甸上支撐著。但範閑沒有敗。因為他憑借著自己地無恥與厲狠，成功地逼退了海棠，曾記否，北海之中春意濃。

在那之後，海棠與範閑便沒有真正地交過手，但二人都心知肚明，如果僅僅是武學較量。範閑怎麼也不是海棠地對手，隻是如果性命相搏起來，以範閑的狠勁兒。就算海棠能夠殺了範閑。隻怕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。

當然。那之後二人便是朋友，全天下開始傳頌這個緋聞故事，誰都知道兩個人不可能打起來，有些人不免會失望。如果這些失望地人們，知道今天地草原上發生了些什麼。一定會很興奮。

海棠朵朵終於敗在了小範大人的手上。

那枚金針在海棠晶潤的耳下顫抖著。範閑的手指輕輕拈著那枚針。臉色十分凝重，不停地憑借這枚細針，向海棠的經脈內灌注著真氣，右手早已脫了海棠的控製，在姑娘家的身體上疾點。務必要將她完全控製住。

在江南被天一道真氣治好了體內地傷勢，範閑比任何人都知道天一道真氣地回復能力，金針紮穴。隻能讓海棠的身體僵硬片刻，要真正地製住她，又不能傷害她，便隻能憑借自己地霸道真氣，強行封住她體內地經脈關口。

然而...範閑帶著勁風地手指卻漸漸緩了下來，眼神十分凝重，甚至帶著一絲悲傷地味道。

終於他停住了手指，左手也緩緩離開了金針。

啪的一聲脆響，海棠耳下的金針寸寸斷裂！

如此細柔，而且還是紮在耳下要穴地金針，竟被她體內的真氣震斷，這是何等樣強悍地反彈。

噗地一聲，海棠吐出了一口鮮血，麵色頓時蒼白起來，但瞳子裏依然是一片明亮，她靜靜地看著身前滿臉悲傷的範閑，擦了擦嘴角地鮮血，說道：“我已傷了內腑，不是你地對手，你可以試著把我留下。”

範閑沉默，他知道先前海棠的體內發生了什麼，在自己用霸道真氣強行封脈之時，海棠體內精純地天一道真氣開始反擊，甚至是不惜生死地反擊，強行衝擊著他每一指落下的地方。

如果範閑強行繼續，頂多是大耗真氣，也能將海棠製住，但海棠這種絕決地真氣逆行姿態，卻會讓她的經脈暴裂，成為一名廢人。

安靜片刻後，範閑低頭黯然說道：“即便是死...也不肯跟著我走？”

...

海棠平靜地看著他，鮮血從唇邊滴落下來，緩緩說道：“若非我地心亂了，你怎能製住我？如果不是你地心亂了，你又怎麼會放過一舉擒住我，亂了西胡的大好機會？我不想死，但我知道，你不會讓我死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，說道：“謝謝。”

謝地是海棠對自己的信任，謝地是對方知曉自己地心，自己的情，二人雖然從未明言過，但早已心知肚明，就如草原上的夜，夜線邊緣的月，十分清晰，難以忘卻。

一聲謝畢，範閑看著海棠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難道你真的就想留在西胡，與我成為沙場上地敵人？”

“我有我的堅持，你有你的堅持，不是嗎？”海棠平凡地容顏上，綻放著一股莫名的光彩，有兩分倔強，三分自信，五分堅持。

範閑咬著牙，低聲怒道：“這是苦荷的安排，你是什麼樣的人？為什麼要老老實實地聽從他的安排？”

這是範閑最憤怒的一點，他這一世最厭憎的便是被那些可怕的老怪物們控製人生，他堅信人生必將是自由的，這是比什麼草原北齊更加重要的事情。

海棠靜靜地看著他，像是在看一個孩子，說道：“如果聽你的話，離開草原，豈不也是聽從你的安排？”

範閑一怔，知道了對方的意思。

“草原不能亂，我必須留下來。”海棠看著他，說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這三天之中做了些什麼，也許我已經來不及阻止你，但我要想辦法讓草原上的動亂停止。”

範閑安靜了一會兒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如火燎原，誰能止住？”

海棠望著他。

範閑微澀一笑，說道：“昨天夜裏，左賢王應該已經被人刺殺。”

海棠眼瞳裏閃過一片震驚之色，她在草原上兩年，當然知道左賢王的死亡，會帶來怎樣的動蕩，如果範閑在動手的時候，還刻意留下什麼痕跡，隻怕剛剛平靜了一年多的草原，又會因為複仇和權力之爭，重新陷入無盡的兵火之中。

“你怎麼能殺死他？”海棠盯著範閑的雙眼，咬著下唇，左右二賢王在草原上擁有極強實力，單於速必達有了海棠、北齊以及北方部落逾萬鐵騎的支持，才勉強將這兩位賢王壓製下去。

這兩年內，左右賢王一直對王庭極為忌憚，防衛力量極為強大，海棠微微皺眉，根本想不到，慶國有誰能夠潛入草原深處，刺殺左賢王。

監察院的影子，或許有這種實力，但他應該是去王庭處置北齊對草原王庭的支援。

遠方隱隱傳來急促的馬蹄聲，看來王庭迫殺範閑的騎兵終於忍不住了。

範閑眯著眼睛，望了那邊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我三天前就說過，不論是苦荷還是北齊那位小皇帝，他們不信任我，這本來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，不論將來的天下會怎樣走，但我一定要把處置這些事情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因為...我擁有比你們更強大的力量。”

他望著海棠說道：“十三郎跟著商隊一起進的草原，我留下來等你的時候，他跟著從王庭回去的左賢王部屬去了...我相信他的魄力與實力，如果連這位天下第一猛士都殺不死左賢王，那隻能說我的運氣不好。”

“跟我回吧。”

海棠沉默。

範閑自嘲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然後向著身後無盡的黑暗處打了一個哨，一直安靜無比的草原深處，漸有蹄聲響起，便似一群野馬般，自由奔放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